

《瑞安经济史》读后有感

陈学文

俞光新著《瑞安经济史》是一部以县为区域的经济史论著，在国内尚属首创性、前瞻性的研究成果，值得珍视。就我有限阅读范围，可以说是在国内以县为范围的首部经济史论著。著述是书，当须有良好的学术涵养和敢为人先的勇气。该书有以下几个特色：

坚持历史唯物主义

当今有一股浮夸、哗众取宠、“标新立异”的不良学风，某些学者只图“快”“新”“奇”，不肯深入研读有关论著，后再从事撰著。特别对马克思主义怀有偏见，认为这已是过时的“教条”。而有些学者仅利用网络上有限的资料拼凑成文。当然利用网络是无可非议的，但这不是唯一途径，还应该自己深入接触原始文献，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，以科学方法论来研究经济史。

俞光则是踏踏实实埋头于浩繁的历史文献资料中钻研。他力求以历史唯物论来研究、著述，如他很注重于人口（包括工业）、土地两大要素的探索，因为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，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、生产的物质基础。他在每一章几乎都是从论述人口、土地开始，然后再进入经济生活，如农业、手工业、

商业、交通运输业等的论述。他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进行系统论述，如第4章《宋代的瑞安经济》南宋部分，他从“第二次人口迁入高潮”，“以沿海平原为重点的土地大开发”，“土地买卖和土地兼并”（土地所有制即生产关系），“农工商各业的发展”，这实际上就遵循商品经济发展规律来论述的；元代这一章，他抓住两季稻的推广、棉花的引种、海运业的发展，来说明元代瑞安经济仍呈发展趋势；明代这一章，他充分注意到农业结构的整合和商品性农业的兴起，这是推进瑞安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；他也注意到倭患和海禁政策的负面影响。这些都体现了作者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涵养。

还需指出，他意识到意识形态（上层建筑）与经济基础的互动关系。一般经济史

论著多注重经济形态的论述，较少涉及经济思想。俞光在该书的宋代、清代二章中均列有专节评述经济思想，宋代的周行己、陈傅良、叶适等的事功学说注重经世致用，清代的陈虬、宋恕、陈黻宸等的维新学派的经济主张，均对当时瑞安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。这样就构建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史论述，既有经济基础，又有上层建筑（经济思想）推进的全面论述。

更需指出，他很注重理论上的提升，不局限于经济形态的一般论述，循理上升到规律性的归纳。在宋元明三代论述中，他已找到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，如人口增长，土地开发，商品经济发展，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但海禁等又阻碍了经济发展，引导人们去认识经济发展是有一条固有规律在运作。

资料丰赡 考证严实

俞光自退休后，一心投入钻研温州区域史和中国经济史，并取得很大成绩。他著述了《温州经济史话》、《温州古代经济史料汇编》，还与其兄俞雄合著《温州工业简史》。这次撰著《瑞安经济史》就是轻车熟路了。他凭着多年的积累，梳理出丰赡的史料，同时又发掘出一些新史料。该书所列《征引书目》就有318种之多，达数万卷，这非在一二年内

所能读完，而是他数十年日积月累的结果。

从纷纭的史书中筛选出有关瑞安经济的史料绝非易事，除细心耐心之外，更须有严实的考证功夫和敏锐的眼光，不为史料所淹没，这就离不开坚实的史学根基和文献学功底。尽管俞光非史学科班出身，但凭着家学渊源，又具有理工科长期训练而成的缜密思维，擅长于学理剖析，去粗

存精。正因为有了丰赡的史料做基础，他的研究、论述就显得坚实可靠。他所读文献有些还是珍稀善本，如《李长卿集》，为明万历刻本；还有十多种温州博物馆藏的稿本，以及50多种宗谱，这些都是很难得的珍贵资料。利用宗谱来研究经济史是很费力的事，只有真正做学问的人才能去开掘这座珍贵的资料宝库。

结构缜密 遵循规范

全书条理分明，章节设计合理。先有凡例、引言，继有八章论述，后有附录。而每章开头先有概述，继有分述经济发展历程，后有结语，加以归纳提升。全书最后以《历史的启示》作结语，以简明语言予以提示，做到古为今用，突出借鉴意义。

书中插图布局很有价值，选图精炼，能使读者得到形象

的感念。所列《征引书目》，便于读者深入阅读。而书中凡转引资料，均细加注释，文责分明。

撰著该书非有潜心的长期积累不可，因为该书内容时空跨度很大，自然难度也就很大了。时间跨越数千年，虽是一个县份，但必然涉及全国、全省、全府（州）的空间，因为一个县的经济社会是离不开

周边邻里的互动关联，这就需要作者具有中国通史和历史地理学的知识储备。俞光善于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，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，如采用《中国史纲要》、《中国经济通史》、《中国经济思想通史》、《中国人口通史》等，这些论著对研究区域史是有指导意义的。而他更能静心阅读《马恩全集》60册50卷，其精神可嘉！

（本文作者原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，现为 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、浙江省经济史研究会会长、日本大阪大学及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客座教授。）

瑞安市社科联 协办

电话：65818090

电子邮箱：941222480@ria.com



那个年代的老屋

林怀宸

我市传统老屋越来越少了，剩下的大多已破旧不堪。笔者家乡仙降上林村也是如此，村里尚存的5幢传统木结构老屋早已成危房，等待拆建了。现在的房子多数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的砖木结构楼房，另有几幢近几年建的钢筋水泥住宅楼，显得鹤立鸡群。等传统老屋都拆完时，村里的历史痕迹就几乎没有了。我家老屋是40年前拆掉的，我时常怀念在老屋度过的时光。



仙降下林村 横楼（林珑摄）

老屋的模样

我家老屋是瑞安传统风格的木结构平房，坐北朝南，五间正屋加东西两侧各一间披轩，为我家与叔祖父家共有。房子紧挨飞云江边，站在屋前道坦就能看到江面潮涨潮落，舟楫来往。祖父说，以前老屋距离江边还有“一箭地”，那年“开”了新江，江岸塌得很快，才逼近了老屋。

屋子正中为中堂，特别宽，称为上间，上间后半间叫后宕。上间是举行红白喜事仪式的场所，娶亲拜堂，老人亡故后的入殓、祭拜、停灵都在此处。我7岁那年，曾祖母去世，灵柩在上间停放“七七”（49天）才出殡。

后宕高处设有“祖宗阁”，置有先人的灵牌与香炉。上间楼板上置有一对“百岁枋”（空棺材），我还没出生就有了，是祖父50岁时请木匠为自己和祖母打造的，那一年祖母才41岁。老人家当时肯定想不到，自己能活到80岁，祖母能活到98岁。

平时，上间也作为普通场所使用，摆放农具，堆放杂物等。东南角放置一木制的鸡窠，太阳衔山时，鸡群会自动结队归窠；凌晨，雄鸡报晓的啼叫声会准时从鸡窠里传出。

紧邻上间的东西两间称为正

间，其前半间为卧室，后半间为镬灶间，平时通过后宕出入。我家所住的西侧正间，卧室的板壁和楼板下糊着白纸；镬灶间虽有烟囱，但楼板下还是被烟熏黑。后窗下面是青砖砌成、砺灰粉刷的方形水缸，一半在屋内，另一半置于墙外。父亲挑水回来，只需在墙外往水缸里倒。露在墙外的半个水缸很随意盖上一块旧木板。我现在想，光绪年间，我的先人建房时，设置这样的水缸为什么能够放心？难道就不怕小孩往里扔脏物、冤家往里投毒？

与正间相邻的东西两间称为“五间头”，其前半间为镬灶间，后半间为卧室。披轩则用于堆放柴草和设置猪牛栏。

老屋在那时就已挺老了，木门、板壁朝外的一面，都已风化得粗糙不平。但是也有较新的一面，正面的圆柱上、大门两侧、窗户两侧有油漆写成的红底黄字对联和“最高指示”，是“文革”高潮时，大队请小学老师免费写的。我还记得柱子上的对联是：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”，是我入小学读书后慢慢认识的。因油漆质量好，至拆屋时字迹仍然清晰。

温馨的时光

老屋留给我的大多是温馨的记忆。

春天，清明将至，燕子会准时归来，好像还是去年的那一对，觉得特别亲切。上间门外阶沿头的木梁上，旧的燕儿窠尚在，燕子只需对旧窠稍作修缮，又可以在此繁衍后代了。燕子与主人相处和谐，孩子们受到长辈的教育，也不会故意惊扰它们。长辈的教育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告诉孩子：燕子是有灵性的鸟，它会选择善良人家做窠，伤害燕子是罪过的事。孩子们自然心生敬畏。

夏天，印象最深的是夜晚在道坦乘凉。夜空澄澈，繁星点点。一家三代，手拿蒲扇，坐着轻松闲聊。祖父说得较多的是读书识字如何重要、不识字如何吃亏的故事；祖母说得较多的是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的鬼神传说。父母说得较多的是孩子需遵守的规矩，比如，家里来亲戚，家长煮点心，孩子不能在镬灶边转悠；去亲戚家吃摆酒，坐定后，大人未动箸，孩子不能先动。

秋天，印象深刻的是节日特

多。农历七月七，家家吃“巧食”。七月半节（中元节），要摆酒祭祀先人：祖宗阁上点上香烛，地上烧纸钱，祖母或母亲一边筛酒，一边念念有词。祭祀完毕，全家可以美餐一顿。七月的最后一天，是地藏王菩萨生日，晚上，屋前屋后靠阶沿头边密密麻麻插上香烛，孩子们玩“扞葩球”，老人去本村“佛堂”（寺庙）坐夜。

此外，八月十五中秋节，吃月饼。我至今仍然觉得，那时候的芝麻月饼比现在品种繁多的月饼好吃。

冬天，感觉最爽的是新铺了稻草床垫。入冬后，天气越来越冷，虽然篾席已换成草席，仍然抵挡不了寒意。母亲就挑选上等稻草，去掉杂质、泥土，进一步翻晒，铺在草席下。朝外的一侧，编成辫子状的边，使稻草不至于散乱。刚铺了稻草的床，又软又暖和，觉得非常舒适。

家乡是个古老的村庄。但是，证明村子古老的实物已经很少了。真希望本村也能保留一两幢传统老屋，并予以修缮。若都拆光了，那是令人颇感遗憾的事。